

# 岸田内阁“大换血”，中日关系往何方？

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吴寄南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就新冠疫情应对政策、防务政策等展开一系列调整，这与其此前改组内阁并调整了自民党人事密切相关。这次调整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均出乎人们意料，在自民党各派系博弈中谋取平衡的色彩也颇为明显。岸田对此有怎样的考虑？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读。



吴寄南

## 1 意图延续既定政策

问：岸田内阁及自民党内此番人事调整有哪些特点？这反映了岸田怎样的考虑与意图？

答：岸田文雄原本计划在安倍亡故49天后的9月上旬改组内阁。有四大因素促使他改变初衷：其一是安倍遇刺带出了“统一教会”与自民党的诸多瓜葛，内阁中包括安倍胞弟、前防卫大臣岸信夫在内，多人接受过“统一教会”的政治捐款。日本放送协会8月8日的民调表明，岸田内阁支持率一个月里骤降了13个百分点，跌至他上任后最低的46%。清理“统一教会”的“污染”已刻不容缓；其二是围绕安倍国葬，日本輿情两极分化，反对的比例超过了赞成者；其三是日本面临第七波新冠疫情侵袭，日增感染者数高达25万人，亟需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控制；其四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导致东亚地区安全形势陡然紧张。在内外难题堆积如山的情况下，岸田内阁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挽救支持率。

8月10日，岸田宣布了改组后的新阁僚和自民党领导层的名单。内阁原班底的19人中，仅外务大臣林芳正、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等5人留任；替换上来的阁僚中防卫大臣滨田靖一、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等5人是再次入阁；9人首次入阁，接近阁僚数的一半。自民党领导层中，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茂木敏充留任，政调会长和总务会长则分别换上荻生田光一、远藤利明。

这一波人事调整有如下特点：首先，尽量撇清新内阁与“统一教会”的关联。岸田让自己的心腹、内阁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一负责把关，甚至动用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力量，对所有阁僚以及自民党各派系推荐的“入阁预备队”就是否与“统一教会”有瓜葛进行审查。结果，包括岸信夫在内的7名前阁僚未通过“体检”而被更迭，留任和再任、新任的阁僚据称都与“统一教会”没有丝毫关系。日媒调侃地将岸田这一届内阁命名为“优等生内阁”。

第二、以“团结”“共克时艰”为名重构派系平衡。改组后的阁僚名单中，安倍派与麻生派各有4人，茂木派与岸田派各有3人，二阶派2人，无党派2人，公明党1人。非主流系的谷垣俱乐部和森山派虽无缘阁僚，但分别拿到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和总务会长的位置。岸田让河野太郎担任负责数字化的特命担当大臣，更有笔路前首相菅义伟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内阁堪称“举党一致内阁”。

第三、实行“大换血”的同时维持政策的延续性。岸田在日本政坛素有“谨慎居士”之称，去年众议院选举后改组内阁时只换了外务大臣。内阁此番更替了七成多，但官房长官、外务大臣和财务大臣都留任，防卫大臣和厚生劳动大臣均属“回炉”。在自民党内，副总裁麻生太郎和干事长茂木敏充也予留任。岸田炫耀地说这一届内阁是“政策断行（坚决执行政策之意）内阁”。

## 2 最为关注防卫课题

问：日本各界如何看待岸田此番内阁“大换血”？岸田能否就此在施政中放开手脚，让其招牌政策“新资本主义”收到预期的效果？

答：在日本，改组内阁历来是提振支持率、摆脱政治困境的不二法宝。《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表明，2002年后历次内阁改组后，内阁支持率平均可上扬5个百分点。然而，这一屡试不爽的手段这次却似乎不灵了。

岸田此番“大换血”后，《读卖新闻》的调查表明，内阁支持率反而比改组前下降了6个百分点。《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则显示，对这次人事调整予以肯定的受访者仅有30%，远不及反对的44%。受访者普遍认为，岸田并没有兑现有关与“统一教会”进行彻底切割的承诺。据《朝日新闻》的调查，新内阁19名阁僚中与“统一教会”有暧昧关系的有7人，54名副大臣、政务官中与“统一教会”有勾联的更达23人之多。

尽管如此，岸田通过这次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与麻生太郎、茂木敏充领衔的自民党第三和第二大派的所谓“AKM”联盟（A、K、M分别是麻生、岸田和茂木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对政局运营的主控权。岸田将尝试逐步走出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阴影，在保持政策延续性的同时更多地凸显个人色彩。不过，种种迹象表明，现阶段岸田施政的自由度还不大，尤其是作为他招牌政策的“新资本主义”很难取得预期的进展。

首先，在岸田新内阁政策优先度排序中“新资本主义”的排名并不靠前。8月10日，岸田在改组内阁后首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新内阁最重要的政策课题依次是：增强防卫能力；推进经济安全保障；振兴经济；平抑疫情；推进少子化对策。据此，日媒普遍认为新内阁施政的重点是防卫而非民生。岸田在会上表示，由于俄乌冲突和美中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的对立急剧升级，

日本正面临“几十年一遇的难关”。日本年底将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三项文件，将列入包括对敌“反击能力”在内的所有可能选项，并大幅度提升防卫费占GDP的比例。

其次，岸田新内阁推行“新资本主义”缺乏从容的政策环境。眼下，日本迫在眉睫的挑战是物价上涨和新冠疫情蔓延。受能源价格上涨、日元贬值等因素影响，日本物价平均上涨了7%到14%，且涨势很可能持续至今年底。通货膨胀对居民生活构成难以容忍的压力。而新冠疫情蔓延速度也很快，一些地方的医疗体系已难以支撑。岸田酝酿设立“内阁感染症危机管理厅”统筹中央和地方的抗疫对策，旨在尽快恢复民众抗疫信心。

再次，日本的政府债务已达1460万亿日元的创纪录水平。岸田即使有意推行取代安倍经济学的“新资本主义”也很难克服左支右绌的财政拮据难关。在这种情况下，岸田要推行“新资本主义”似乎很难凝聚各方支持。

## 3 “亲美疏华”恐难改变

问：岸田此番人事调整后，在外交政策领域会有什么改变？

答：岸田就任首相后，基本上沿袭了安倍、菅义伟政权时期的外交路线，即在维持与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逐渐拉开与中国的距离。

其原因有三：首先，岸田担任会长的“宏池会”在自民党内仅排名第四，为坐稳总裁和首相的位置必须取悦最大派系安倍派，在处理涉华关系时示强示硬；其次，由于日本国内嫌华、厌华和恐华情绪持续上升。政治家越是敢于对中国说硬话狠话就越能眼球，集聚选票，而稍稍有些客观务实的表态就会遭到打压；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美国将中国视为唯一可能威胁自身霸权地位的国家，在国际上拉帮结伙，围堵中国，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日本

当权者乘机打压中国的战略盲动。从这次内阁“大换血”来看，岸田显然无意改变其上任以来的亲美疏华的外交政策。虽然他顶住“鹰派”压力，让素来被认为是亲华派政治家的林芳正留任外务大臣，但这只是预留了未来对涉华外交进行微调的空间而已。

应当看到，他任命前不久刚刚率团访台的“鹰”派议员滨田靖一接任防卫大臣，让卸任的岸信夫改任负责安保政策的首席助理，向外释放了岸田不会背离安倍路线的强烈信号。

更不应忽视的是，岸田让日本政坛人缘和口碑都很差的高市早苗担任经济安全保障大臣，还安排她在国会开会时坐在自己左侧——这是内阁第二号人物才能享

受的待遇。显而易见，这是做给日本保守派选民和美国政要看的一种政治姿态。

岸田把明年5月在日本广岛举办的西方七国首脑峰会视为自己可以青史留名的高光时刻。在这之前，他为取悦美国，极有可能在疏远中国、排斥中国上频频出招。8月13日至15日，高市早苗等3名阁僚先后参拜了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是岸田上任以来内阁成员的首次参拜。岸田本人也向靖国神社供奉了香火钱。这是对人类良知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势将导致中日关系的氛围进一步恶化。

有评论家认为，岸田在涉华外交上存在着三个“失”，就是失信、失衡和失算。其所作所为与当年大平正芳创建“宏池会”时的宗旨大相径庭。岸田在“亲美疏华”的错误道路上还会走多远，无疑令人忧心。



# 战火波及核电站 挑战全人类安全

之初，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发生过断电事故。目前，切尔诺贝利的隐忧未消，作为欧洲目前最大核电站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又频频出现火警和遭受攻击。一旦发生核灾难，那不仅是乌克兰，整个欧洲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目前，国际专家围绕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并引发核安全事故的场景作出了几种设想：其一，双方交战导致核电站的电力供应被切断。一旦核电站本身断电，核燃料很可能无法得到冷却，进而导致反应堆起火和核泄漏的风险增大。其二，各种炮弹、导弹在交战过程中直接击中核电站。由于核电站存放有大量的核燃料，交战双方对核电站的猛烈攻击在极端情况下无异于直接引爆核武器。无论是蓄意攻击还是误炸，其后果都难以想象。其三是网络攻击可能导致核电站事故。俄乌冲突中已经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网

络战，且网络战的目标在向许多关键基础设施蔓延。自2010年“震网”病毒被披露破坏了伊朗的核设施以来，网络攻击也被视作核电站的防护弱点之一。

根据国际核能事件分级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福岛核事故同为最高等级7级的重大核事故。在处置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苏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最终在反应堆上建造了一座石棺来防止核辐射泄漏，附近整座城市则被废弃。福岛核电站从2011年发生爆炸以来，一直被曝出有放射性物质泄漏。日本政府决定将核废水排入太平洋，或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

然而，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可能引发的核事故，将比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更为严重。因为之前几乎所有的核事故都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发生的，而扎波罗热核电站处在冲突

的第一线，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都是极大的。

### 没人能置身事外

在非战争状态下，国际社会围绕如何确保核安全形成了一套基本共识和规则。各国都设有专门的核安全监管部门，并通过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对核设施、核活动以及核材料等采取各项安全措施，避免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原因导致核事故的发生。在国际上，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向各国提供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援助，并先后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核安全与核事故处置的国际公约和标准。

但在冲突状态下，尤其在交火的第一线，俄乌两国各自的监管和法律很可能由于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权问题而得不到有效落实。核电站的防护设计也可能毁于战火，工作人员更难以维持日常的安全运营

模式。如果得不到交战双方的共同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无法派遣专家组对核电站的核安全、安保和保障工作地进行实地调查，并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

对于究竟如何确保处于冲突一线的核电站不被战火波及，国际上并没有先例可以遵循，这极大地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扎波罗热核电站召开的会议上，有人提出将核电站及其周边范围划设为非军事区，也有人建议将核电站列为禁止军事打击的目标，并给予特定的安全保证。同时，确保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能够持续、有效地开展现场调查，实时监测放射性数据和核安保环境也至关重要。

国际社会有义务告诫冲突双方，核安全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没有任何人能够置身事外。



江天骢 副教授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

近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召开紧急磋商，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就核电站遇袭各执一词。

无论真相如何，核电站遇袭及其可能引发的核安全危机，是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 波及核电风险大

这不是乌克兰境内的核电站第一次拉响警报。早在俄乌冲突爆发